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

新進作家小說選

朱雯等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之一

新進作家小說選

朱雯等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發行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三版

文藝
新進作家小說選（全一冊）

◎

定價銀六角

著者 朱 雯 等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中華書局印刷所
上海澳門路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本書校對者柳啓新）（九八四五）

序

這部新選的初次與讀者見面的短篇小說集，題名「新進作家小說選」，也許要冒瀆了我們的作者，不過在編者的意思，總覺得老作家的「老」字有點頹喪意味，不如「新進」二字之來得格外生氣勃勃，所以我還是毅然決然用了現在這個題名，而集中題材的新穎，描寫的技巧，似乎都可以名副其實。從這部短篇集裏，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短篇小說已漸漸走入正軌。這幾篇小說的內容大多數的背境雖是農村，大多數的人物雖是貧民，但是向來那種專描寫農村痛苦的專一狂已經進而為從各方面去觀察生活了。在這裏有人們對於自然的爭鬥，有家庭內的心理描寫，有暮年人們的心境，也有遊子的悲哀，總之，內容很可以看出新作家的動向來了。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 編者識

美 國 小 說

紅字

(現代文學叢刊)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張夢麟譯 一冊

一元二角

斷橋

(新文藝叢書)

Wilder: 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

曾虛白譯

一冊

六角

黑貓

(英漢對照文學叢書)

Edgar Allan Poe: Black Cat

錢歌川譯註

一冊

五角

失戀復戀

(英漢對照文學叢書)

Theodore Dreiser: The Second Choice

傅東華譯註

一冊

六角

真妮姑娘

(世界文學全集)

Theodore Dreiser: Jennie Gerhardt

傅東華譯

一冊

一元六角

自由

(現代文學叢刊)

Theodore Dreiser: Free and Other Stories

鍾憲民譯

一冊

八角

野性的呼喚

(世界文學全集)

Jack London: The Call of the Wild and Other Stories

劉大杰譯

一冊

六角

老拳師

(新中華叢書·文藝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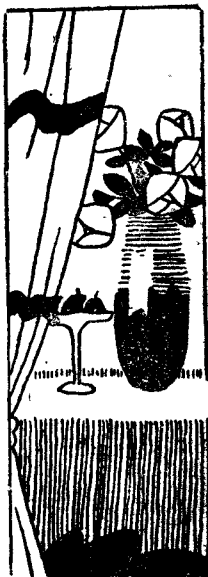
Jack London: A Piece of Steak and Other Stories

張夢麟譯

一冊

二角五分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中華書局出版

創作小說

- 小菊 (現代文學叢刊) 予 且著 二冊 一元八角
- 我的母親 盛 成著 九 角
- 少女書簡 (新文藝叢書) 夏忠道著 三角五分
- 同情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李劫人著 三角五分
- 輪盤 (新文藝叢書) 徐志摩著 六 角
- 旅店及其他 (新文藝叢書) 沈從文著 五 角
- 石子船 (新文藝叢書) 沈從文著 五 角
- 玫瑰的刺 (現代文學叢刊) 盧隱女士著 八 角
- 虹 (新文藝叢書) 胡山源著 八角五分
- 幻醉及其他 (新文藝叢書) 謝冰季著 七 角
- 春之罪 (新文藝叢書) 茅以思著 五角五分
- 休息 (新文藝叢書) 王實味著 二角五分
- 阿鳳 (新文藝叢書) 冷 西著 五 角
- 愛神的玩偶 (新文藝叢書) 孫孟濤著 五角五分
- 口供 (新文藝叢書) 郭子雄著 三角五分
- 還鄉集 (新文藝叢書) 蹇先艾著 七 角
- 如意珠 (新中華叢書) 予 且著 三角五分
- 妻的藝術 (新中華叢書) 予 且著 三 角
- 捕蝗者 (新中華叢書) 石 靈著 二 角
- 旱災 (新中華叢書) 周楞伽著 三角五分
- 惆悵 (新中華叢書) 黃仲蘇著 二 角
- 飄兒和尙 (新中華叢書) 郁達夫等著 四 角
- 幽靈 (新中華叢書) 巴 金等著 四 角

▲尚有各種詳見圖書目錄▲

新進作家小說選目次

爛	朱 雯	(二)
歸計	枕流生	(三七)
蹂躪	葛賢甯	(三九)
婆媳	江 萍	(四三)
毒品販賣者	李式之	(八三)
窮途	王西彥	(一〇五)
大汛前後	沈 淪	(一二)
三婆婆	任達泉	(三九)
劫後	方 殷	(一六)
棉褲	施 瑛	(一七)

小立子的悲哀.....	石靈 (一九二)
賭徒.....	迅鳩 (一九九)

新進作家小說選

壩

朱雯

一

像是跟他打鬥一樣，他三得到了家裏後的第三天晚上就下大雨，而且一連就是半個多月。大伏天本來應該最熱的，現在可變成暴風雨的秋天光景了。起初，是斷斷續續的像陣雨，後來却接連的下着；並且又那麼奇怪，晚上倒不常下雨，白天却總是滴這麼一整天。先前一時，下在田裏的雨水會慢慢地吸收了下去，沿河的還可以開了閘放水；可是到後來却不成了：閘也不能開，小河裏的水也有岸那樣高，只差上一兩寸光景，就會爬過那些湫狹的小岸。真是沒有辦法了，雨可還是不會停止。大家的心裏都是陰沉沉的！壓在天空裏的黑雲，就像壓在他們的心上，倒在田裏的大雨，也像擲在他們的心上。這種天氣真叫種田人着急：這一年，難道就這樣完了嗎？可是，還有更糟的是，江壩外的水，也一天天在漲起來。要是碰到江水也作怪，那真不得了哪！天真是要種田

人的命大家看着田裏的水和像是永遠下不完的兩點發呆；年老的人就只有怪天，若不是天要下那麼多的雨，不是天要把江水漲起來，一口糙米飯總有得喫的。現在却眼看着有什麼大禍要臨頭了。

事情又一點不能做。本來越是到熱天，田裏的工作也越忙，現在却祇能望着田裏的大水心焦。閒着沒有事，心又左右擺不定，大家只有聚起來談論了。話總離不開眼前的事，越說心裏越慌，可是越慌又越要說。三得更比別人慌，好好兒在兵工廠的銅鑲工場裏做事，怎的出了這些岔子，歇了工回家，偏偏又碰到這樣倒霉的事，在先他如果就知道了江水漲，田裏開水，他倒硬一硬心腸就不回來了。現在碰到熟人，無論誰都問他為什麼回家，外邊做工有飯喫，却好端端地回到苦難的家鄉來，他沒有話回答，只好一老一實地說：

『我是——我是給廠裏開除出來的。』

看到對方滿臉替自己可惜的神氣，臉上免不了有點發燒；他倒並不是爲了給開除纔臉紅的，這些除了種田就不知道別的事情的人，這樣誠懇地替他可惜，纔叫他置身無地呢！而且，爺娘的嘆氣，老婆的囉嗦，都叫他心裏疼痛和難受。即使比他小幾歲的林大發常常安慰他，鼓勵他，可

是在這些時節是連安慰和鼓勵也沒有用的。

娘在憂傷得沒有辦法的時候，常常喚隔壁的陳姑媽來，一起談心事。

『陳大姐，你幹什麼啦？紡紗嗎？』

娘今天又這樣喊了，三得聽了心裏就着急，他頂怕陳姑媽她們幾個，翻來復去時常要說到自己身上來。

『李嫂子，憂也憂够了，力氣都沒有，歎在這裏坐着，紡紗也沒勁了。』陳姑媽的聲音真是沒勁的。

『那麼到這裏來坐坐吧，大家都要憂死悶死了！』娘這麼說。坐在角落裏修着一襲破碎襖衣的爺，便重重地嘆了一口氣。

陳姑媽彎着背走進了屋子，簷頭的雨滴掛在她蒼老的額上，和灰白的頭髮上。

『這種日子真是活受罪，心裏老是憂急得連喫飯也不想的。』

陳姑媽坐到三得端過去的竹椅上，竹椅咕咕的聲音和她的話一起響着。

『真是，我的手脚都難梗了。要是真要鬧大水的時候，不知要怎樣咧。昨天早晨下了點雨，下

午還出一會太陽，總說是今天可以好了，那裏知道今天又下了大半天，看去還不會就停的。真糟，陳大姐，大家都憂急得不成樣子了。』

『老話說得好：六月不熱，五穀不結，今年真是，什麼都完了，什麼都完了！』

這些話原是越說越煩惱，大家的眉頭也愈皺得緊了。孩子又作怪似的這幾天格外會吵，此刻好端端的，又哭起來，老婆毒狠狠的把孩子打幾下，拉到了隔壁房裏去。

『不要怪孩子，他比我們還苦命，還苦命。我們是老了，就是鬧大水死了，也一點不可惜，可是他孩子——他孩子——』爺望了望房門，就說不下去了。一陣嗆咳像狂風一樣吹得他儘是在那裏顛動着，喉頭的老痰喘得怪響的。憂急了幾天，這討厭的老病又發作了。

三得沒有一句話好說，只想往外邊跑，把心鬆一下才好。

可是他剛站起來，阿興像兔子那樣已經走到了門口，頭髮上滴下一點點的水。爺正想沒好氣的開口罵他，他卻急急的先說：

『不好啦，上邊不知幾個什麼大城，前夜裏都給水淹了。真是，你們想，是夜裏哪，一下子就是幾個城！』把手指抓着頭髮，水滴都向耳根邊淌下去。

『你，你怎麼知道的？』爺變成低聲下氣的了。

『六指頭老二今天到鎮上去的，剛回來這麼說，說是鎮裏的人差不多大家談這個事，他回來時經過薛家屯的小茶館，那邊也知道了。』

『不是前幾天，都說官家有錢發下來修壩嗎？怎麼一忽兒，又鬧成這樣子？鬧成這樣子，水火不讓人，到這樣子總難了。』爺的神氣是非常緊張的。他站了起來，那潮溼的泥地幾乎把他滑下去，於是一陣可怕的咳嗽又擁塞上來了。

『有人說，爸爸，官家並沒有錢來，那些錢都給用在別處了。慢慢地這裏也要給沖去的。』阿興氣憤憤地。

大家沒有說什麼，但大家心裏都在說這裏的壩也靠不住咧。

夜裏老婆的哭聲把三得駭醒了，醒後伸手去推推她身子，還是哭。三得生起氣來，伸手就在她背上重重地打了兩下。

『啊呀！』她猛的翻個身，醒來了。

『幹麼的，半夜三更這樣大聲的哭？』

「怕啊，我——我做夢。」妻訥訥地。

想到老婆也可憐，就把要罵的話縮了回去，問：

「做了什麼怕夢？」

「做夢大水滾來了，我明明白白看見阿狗給冲得好遠，天上又是大雷大雨的真駭死人呢，你也不見了，公公婆婆也不見了，單剩下我一個。」老婆說完了又抽泣了一會。

三得並沒有理會她，他心裏也像絞着似的難過，急忙轉身向了外床。房裏濃重的霉濕味塞滿了鼻管，心裏又焦，氣也幾乎透不過來了。

老婆的哭聲漸漸地低了下去，可是爺的咳嗽又在隔壁房裏咆哮起來了。

二.

事情越來越糟糕。雨雖然是停了，仍舊是一個火熱的夏天，可是田裏的稻麥都爛啦。看着這些歪來倒去的爛壞了的東西，大家的心裏都痛。江壩外的水，也在一天天高漲起來，只差一點兒，就會高過那土壩。想到這個心就跳，真是。那時候，大水把什麼東西都會捲了去的。幾村的人，夜裏

也不得好好兒睡覺，常常做着惡夢驚醒，醒來聽到水吼的聲音，真像一羣餓獸在怪叫，聽着聽着就不能夠再睡熟了。那壩已經有好多年沒有修理，現在是更鬆懈得厲害。有幾次情形也不好，官廳裏總是命令鄉董派地保到各個村莊裏捐錢，說是公家錢不夠，貼了進去修壩的。過後錢給捐了去，看看水也不再大起來，就不再說修了。所以大夥兒的心裏都着急，這個快壞了的壩，經不起大水再湧幾天，只要有幾個小洞，就沒有法子救了。壩比地面高過一丈多，一想到大水要從那上面倒下來，真是駭怕得要發狂的。

近幾天大家更慌，鎮上的張三爺和秦大爺兩家，都偷偷地搬走了。這話是兩家長工傳出來的，一準不會錯。總是他們兩家商量定了，在前天晚上，裝了八條大船，把些箱籠傢具統統都搬走，忙了一夜，天近發亮時才開去了。其實暗地裏早已預備了好幾天，只是他們不許傭人去聲張，所以到搬過後大家才知道的。張三爺和秦大爺兩家在鎮上都是有錢有勢的人家，幾個村裏的田地，大半是他們的產業；現在既然暗暗的逃了，窮人們便更沒有主意，稍微有幾個錢的也跟着逃難出去。可是這些人，除了憂急便什麼都不能做。平時各村的人總不大來往的，現在是到處一羣羣的在聚談了。

『你們知道嗎？張三爺跟秦大爺兩家都搬走了！』已經知道的總向別人這麼說。

『早知道了，前天夜裏呵，偷偷的好像怕我們要搶了什麼似的！有錢人真舒服，到處可以活到處好享福。……』六指頭老二很生氣的說着，把一個油臉都脹紅了。

『他媽的真逃得快！』因為用了力，這個人的唾沫，從嘴角邊噴到阿根的臉上。『哼，阿根，你扮什麼鬼臉？』

『誰對你扮什麼鬼臉！』阿根分辯着。

『三得就接着說：

『本來，有錢人的田地，還不是我們去耕種的嗎？他們可以逃難，到別的地方去作樂，我們有了難却不能逃，在這裏等死。』望了望大家，『可是我們總得想個法子來救救急，把那個壩築高起來，等水退了，我們也明白不再那麼傻了。』

『對的，對的。像我，活到這麼大年紀，還要遭難，你們年輕人不要再像我一樣了。種田人不曉得苦了無數代，到你們手裏總會得翻身吧！』三得的爺喘吁吁地說。

『唉，到城裏去告了幾次警，你們看有什麼用！』一個焦急的聲音，把別人的話都攔斷了。

大家想到這個都生氣，爭先着咕嚕幾句話。

他們每天這麼談，可是每天驚悸着。年輕的人常到城裏去，每次總帶着壞消息回來，總是說：城裏有好些人家也搬了，給水淹了許多城鎮，死了許多人，水上浮滿了死屍；有些爬在挺高的樹枝上，可是沒有喫。半身浸在水裏，過幾天也淹在水裏了。

可是大家所就憂着的大禍，總是一天天地逼近着。

有一夜，聽不清楚在那個地方，響着那麼大的聲音：銅鑼，叫喊，狗吠，什麼聲音都有，打成了一片。雖然聲音很遠，聽起來還模糊，一忽兒像在東邊，一忽兒像在西北，不過常常心驚肉跳着的他們，一下子都醒了。心要跳出喉嚨啦，却又不知道外面到底鬧到怎樣的局面。起來得快的人，慌亂的抓住銅鑼打，沒有銅鑼的，就拿了舂箕那類的東西，瘋狂地奔到外面去，用勁地敲打，要把大夥兒都聚起來。這警告的聲音，沒有幾分鐘把所有的人都招出門口了。」

『糟啦，泥渡灣那邊的火光真厲害，一定是水在作怪了。』三得在門口定睛遠矚了一會，這樣焦急地喊。

火光望去真不小，耀來耀去的像是追趕着一羣凶猛的野獸，鑼聲也跟着火光越敲越急促。